

行紀美北 行紀美北 行紀美北

黃維云



一、乍出國門

客岩九月餘應美國 Acupuncture Society of America 及加拿大 West Ontaris university 之邀請出國講學，祇因在美國大使館辦理 Visa 為時過久，待辦妥手續後，America Acupuncture Society 之會期已過，故選飛加拿大，於九月十二日啟程。因余居台廿五年，除於去年五月曾赴香港為美國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roctology 的年會作過一次特別講演外，從未出過國門一步，更加以我不懂英語，可以說是又聾又瞎又啞，此次隻身出國非但親友家人為我擔心重重，即使我自己也是在別人面前強了硬漢，而內心卻緊張萬分，的確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下午一點十分登上了TWA的747波音機，裏面真是寬敞，一排有14個座位兩條通道，而且飛行極穩。近東京時，由窗中眺望富士山的遠景，襯以金黃色的夕陽，美麗如畫，惜事先未作準備將此畫面攝下為憾。機抵東京上空，俯瞰街道房舍非常整齊，港灣中船舶如織，陸上火車及高架公路之汽車往來如蟻，交通頻繁之情景盡收眼底。

二、安大講學

十三日下午七時四十五分，由 Vancouver 飛抵 Toronto，我的學生張金達博士已在機場接我，由他駕車轉赴 London City，沿途告我數日前他的太太剛生一女，由他用針灸試作無痛分娩，非常成功，抵 London 宿於 Holiday inn 旅館已夜十二時矣。

London 為安大略省的一個古老城市，街道整潔清靜，夾道森林繁茂，故有“森林之城”之稱，樹多楓木，乃加拿大之國樹入秋之後紅葉遍地，有很多遊客從歐洲來此渡假，藉以欣賞紅葉風景。West Ontaris University 位於該城之泰晤士河畔，建築宏大，初看之下如同台北之台大，而樹木之密茂過之，該大學有二所附設醫院，舊者在市內，新者即在大學校園內，我之來加拿大講學，即是接受該大學醫院麻醉科主任 W.E. Spaerel 教授的邀請，我準備了十二個講題（如附表）將針灸學作一有系統的介紹，分作三天講完（附醫院發出的通報一份）。

十四日休息一天，十五日開始演講，聽眾皆為該院醫師護士中對針灸學略有認識者，我演講的方式是先播映一段幻灯片，並附有英語配音，這是在行前託請師大播音室替我灌製的英語配音，由本學院的金在駿助教和藥學系的畢業校友楊麗珠小姐代勞，因此他們兩人的聲音也隨着我的講學，在加拿大和後來的華盛頓受到很多人的讚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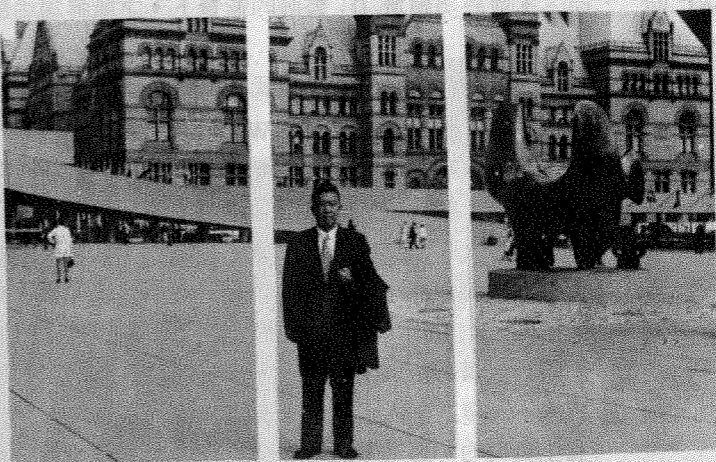
播畢幻灯片後繼由我再作較為詳盡的補充說明，是由張金達博士作翻譯，最後答覆聽眾的詢問，故每節講學均在半輕鬆愉快的氣氛下結束，唯因時間過於短促，每節講題均未能照預定計劃講完，只能作一個概念的介紹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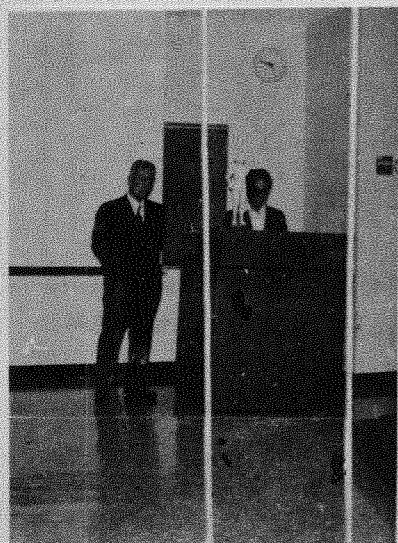
從他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中，知道他們對針灸的認識很淺而偏差，並且大半是受到大陸匪區針麻宣傳的影響，因此

四時二十分降落東京機場，因言語不通，不敢妄動，僅在候機室內等候二小時，六時半改搭CP707班機繼續飛行，該機不如747之寬，但機身則較長，晚餐為熱食。意會到此後之航線已經脫離亞熱帶氣候之範圍矣，入夜微有涼意，幸機上備有毛毯遮寒，是夜也，為中秋次日，舉目窗外，但見機行雲海之上，脚下白茫茫一片，而頭上則是晴空萬里，星辰羅列，北斗星似與機身相平，足證飛行甚高，不禁令人興唐明皇遊月宮之遐想。

余習慣十時半入睡，好夢方酣，竟為服務生叫醒道聲 good morning 遞上一條熱騰騰的毛巾，望窗外已是日上三竿，而腕上手錶方指向一時十分，此所謂之時差，機上好像會有播音讓旅客校正時刻，但所用之三種語言英語、日語、和粵語余全不能聽懂，直到 Vancouver 下機後才把腕錶校對。

昨日在台北起飛是十二日下午，經過半途的飛行到 Vancouver，却成了十二日的上午，這是因為經過國際更換日期線的緣故。加拿大的海關檢查甚嚴，但經知道我是針灸醫師時，僅對箱中所帶的艾絨及太乙神針端詳了良久，即予放行，旅行社給我安排的一位嚮導黃君已在門外接我，先把我安置到一家旅館，略事休息又駕車陪我遊 Down town China Town，及海濱公園等處，雖係走馬觀花，但市區中心的高廈，住宅區的洋房都一覽無遺，特別是五顏六色的建築，整齊可愛，每家房舍寬敞，門前均有庭園花木之雅，雖商店亦不例外，在公園內俯視海灣如鏡，山上大木成林多係楓林松檜之類。晚飯後，歸途則見路旁各大商店雖在打烊之後室內依然燈光全明，由落地玻璃窗內可以透視店中一切陳列，住家的門窗亦無防盜鐵窗，據說該城治安良好，很少跳梁之輩，總之乍出國門，一切都感新奇與台北迥異其趣。





我在答覆他們的問題時，除指出正確的答案外，特別強調以下三點：(一)針灸之功能在能治療許多疾病，針麻只是針灸治療的一小部份，(二)自由中國的針灸水準比大陸匪區的水準為高，可以兩地的針灸著作內容比較證之。(三)台灣的中國醫藥學院是繼承五千年來中國針灸教育的最高學府。

當他們聽我說針灸之功能在於治療時，特地從醫院中挑出兩個最為棘手的 case 來，一是脾臟慢性發炎的女性，十五年不能止痛，余為針足三里，內關痛楚依然不止，繼加針新天樞留針十五分鐘立即痛減；另一病者為男性腸之一段變厚（名為 Crohn？），腹右側痛，痛劇大便即瀉，瀉後稍止復痛，余為針足三里，天樞孔最立覺輕鬆，經過三次治療，男性患者腹已不痛且胃口奇佳，睡眠良好；女性患者痛減，發作之間隔拉長，胃口每有增加。

在此遇到數位從台灣來的博士醫師，他們會託我代購針灸器材及書籍。

Montreal 的 McGill university 及 Ottawa 的牙醫師公會曾來電話連絡邀往演講，余僅答應前者，緣後者聽眾均係開業的醫師，必須等到週末才能集會，而余在加拿大僅有一週的勾留也。

十九日離 London 經 Toronto 搭火車赴 Montreal 在 Toronto 會遊 China town 及國民會堂，該樓房高聳店舖櫛比，有軌電車頻繁路旁行人如織，不塊為加國東部一大都市。晚九時半達 Montreal，被招待住於郊區教授宿舍，該大學之醫學院聞名於世，唯是時向在寒假期間，故於二十日上午僅與研究所的講師及研究生多人，舉行了一次針灸學術座談會，分贈我的拙作小冊，他們都要求我簽名於上留念。

三、華府七十日



當未出國之前，即久聞華盛頓針灸中心之盛名，故在此次來美行程中，預訂在 Washington D.C. 停留一週，實地考察美國針灸執業的情形，作為返校後發展針灸實習診所之借鑑。

九月二十一日一時半由 Montreal 搭機先飛 New York，轉機至 Washington。N.Y. 機場辦理入境手續，當由海關人員在我護照加註 Acupuncture Doctor 字樣，並要求我取出針盒讓他們看看針有 How long 其他未作檢查即予 O.K. 放行，N.Y. 機場真大，從這家航空公司到那家公司必須乘 Yellow Bus 前往。

下午四時半抵 D.C. Dulles 國際機場，針灸中心的李耀武博士接我，先把我安頓到 Dupont Circle 之 Pupont plaza Hotel，然後同我到一家中國餐館晚餐，向余大談其在 N.Y. 被關閉之經過，不料因禍得福，經過他們與醫學會及記者的辯論，反而造成轟動全國的大新聞，故遷移 Washington D.C. 開幕以來，病者從美國各州四面八方而至，門庭若市。目前針灸尚在遭受醫學會的反對，並未取得正式合法的承認，針灸中心只是在與 St. George Tow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合作研究的條件下，並於美國 M.D. 醫師的監督下，才能參加治療工作的。

二十二日上午李主任接我去 Massachusetts Ave. 1717 號 7 樓，先謁見 Dr. Wensel 院長繼參觀診療情形該中心佔該座大樓的整個一層，除辦公室不計外，有二十個診療室，每診療室有六至八個病床，一個大候診室可容納一百餘人，座位另有掛號處、會議室、教室、咖啡室、倉庫房，每兩個診療室前向各有一個小型候診室，有四位美國 M.D. 醫師，十位針灸醫師，三十餘位護士小姐，連同辦公人員總計六、七十人。每日門診人數均在三百至四百人，一望之下人山人海，有用拐杖的，有需人扶持的，有坐輪椅的，真稱得起針灸診所之大，居全世界第一，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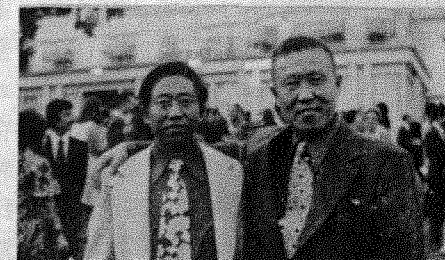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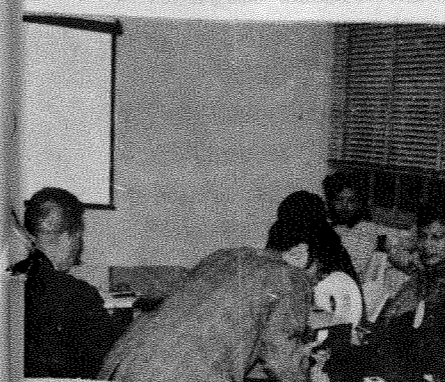
灸醫師來自香港、台北與日本韓國各地。張漁帆教授、李樹猷博士，修養齋醫師都被他們羅致來了。

該中心籌設一所 Acupuncture Institute，招收美國 M.D. 醫師十二人，原訂十月一日開課，聞余已至，提前在九月二十五日正式上課，余因在本學院僅請假兩週，而且護照只有兩月，故只答應擔任經絡學說與中醫切脈法，授畢即行返台，詎上課至一個月後，學生一再要求繼續任教，院長亦三番五次慰留，因念無論身在國內抑國外要皆為發揚中國針灸醫學而努力，故在盛情難却之情形下，遂由 Dr. Wensel 院長代為向本學院鄭院長覆信懇請續假，所任課程只有委託金在駿、許正男二位助教代為備勞。

我在華盛頓 D.C. 整整七十天，每天在 Institute 授課一小時，並在中心參與治療工作，此段時間可以說是我二十五年來最輕鬆愉快的了，因為每週工作只有五天，每天 8 小時，病人人數雖多但不需診斷，只依照專司診斷的美國醫師所列症候，決定取用何穴，同時內診療六人，下針之後凡看護，加灸，配合電針，以及出針等事悉由 nurses 負責，較之余在台北診所之一人班，每週仍須奔波台北台中之間，終日忙碌真不知輕鬆多少倍了。

在這裏工作每週還有二堂英語進修課，一堂由院長教授病名，另一堂由一位中國小姐教會話，所以我的英語在此進修略有基礎後，才有胆量到內華達州去應試。

工作之餘還收了兩位學生，一位是台籍的郭博士，曾在美國擔任主治醫師十七年；一位是陳太太，是大學的中文教授，他們對針灸都極有興趣，並早已閱讀針灸書籍甚豐，找我只不過是替他們解答一些難題而已，利用晚上每週上課三次，現在他們已經實地治療到了得心應手的地步。我的學生每逢星期日，即帶我去遊歷 D.C. 附近的名勝，像白宮、國會、華盛頓紀念塔、林肯紀念亭、傑弗遜紀念亭、博物館、科學館、太空博物館、甘迺迪中心、國家公墓，以及郊區的華盛頓故里，聞名世界的 Water Ga-



te，五角大廈等地我都曾親臨而目睹了。

在此期間還參加了兩次盛會，一次是雙十節國慶，被邀請到雙橡園大使官邸參加慶祝酒會，到會人士有二千餘人遇到在台熟人不少；另一次是總統華誕到博物館會堂去看民族舞蹈，及一場胡姬花電影，散場時還分到兩枚壽桃呢。

D.C. 的黑人約佔全部人口的 80%，治安素稱不良，剛到時即聞人言早晚不可外出，遇到不良黑人會搶劫打人，大有談黑色變之勢，然余自恃有太極拳功夫，並不畏懼。惟因言語不通，早晚外出仍特別小心，多年來余有早起習慣，五時半起床打一趟拳再吃早點，初到 D.C. 時距 Dupont Circle 之商場雖近在咫尺，然為黑人聚集之處，行經該地猶不敢逗留，遑論打拳惹惹麻煩，迨居住日久在所租公寓附近覓得一 Play ground，遂每晨 7 時到彼練拳一齣，有時也有三五里人前來跟隨練習，他們都很有禮貌，並非蠻橫無理的樣子，所以我認為以前的傳聞那都是庸人自擾，並非全是事實，及聞我是 Acupuncture Doctor，他們更尊敬，到後來同事 Dr. Chen 也一同來練拳，和我作伴，他的英語流利，我們便更加有恃無恐了。

四、紐約之行

余原訂行程中，初並未將紐約列入，故於赴華盛頓時僅在 N.Y. 機場換機及辦理入境，迨居 D.C. 稍久，深覺似此世界第一大都市，倘不親臨一遊實屬憾事。

紐約的友人不少，但余僅攜有二人地址，一為褚維整醫師，一為林國男校友，遂先通訊連絡，由林國男轉告黃正雅校友，黃現在紐約 Lower East side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任衛生局長，是本校校友頗有成就的一位，11月12日接到黃局長的電話，謂已通知住在 N.Y. 附近的中國醫藥學院校友二十餘人，一同歡迎我去紐約與他們



晤敘。

十七日星期六，下班後隨中心的同仁 Mr. Hsich 一同搭乘 Grey Hound bus，車行五小時半，夜色朦朧中於 10 時半抵紐約，褚醫師已在出口處等我，繼乘 Subway 至 96 ST. 下車住 97 ST. 之 Hotel Paris 二十二樓，渠之住所即在附近，屋子不大，但滿室是書，古今中外各種醫學書籍都有，真正讀書人也。

十八日一早褚醫師陪我去參觀聯合國大廈，及到第五街去看最古老的 Patric 教堂與 Reckfellow 遊樂中心，再經百老匯去帝國大廈，乘電梯直上第 102 層巔峯，舉目四望，摩天大樓林立，一座比一座高真是氣象不凡，遠眺海岸之自由女神像，但竟為時間所限未能近前一遊為憾。

繼乘 Subway 往 China Town 在廣州飯店午餐，紐約的 China town 夠大，也真有中國式的樣子，餐館的中國菜也夠味道，遠勝 Wash. D.C. 者多多。飯後趨訪在此行醫的徐全福醫師，趙峯樵醫師，他們的業務都很不錯，所住的房子也大，聽說吳海峯教授也在此掛牌，唯未先相遇，繼聯袂一同往訪鄭曼青先生於時中太極拳社，拳社有外國學生數十人，練拳完畢即由鄭老師再給他們講四書一篇，向外國人灌輸孔孟思想，宣揚中國文化。

下午五時半至 E. Broadway Ave 40 號華園餐館參加校友餐會，計到歷屆校友黃正雅、莊明滄、蔡寅三、曾伯聰、林爾玉、曾森吉、黃健仁、吳郁彬、曾澤祿、蔡秀繼、劉隆德、蔡博雅、林伯崑、陳文龍、劉正生、洪宏明、楊熾勳、洪芳樹、劉長佳等人，他們多攜眷而來連太太們共坐滿了三桌還需另加椅子，有一位校友是從 Virginia 駕車趕來的，他們在美國都有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因為針灸是他們的本行，曾經在學校中受到正統的教育，所以這兩年來他們都很吃香，無論在大學研究部或者醫院中都被重視，其中有幾位校友正打算辭掉美好的現職，共同籌組針灸中心準備到 New Jersey 州去大幹一番呢。

我在席間致詞，其內容略為：①報告吾校近況②個人此次來美加講學之經過③美國針灸現況④針灸在美國之展望⑤希望本校旅美校友共同為發揚我國固有之醫術而努力。當他們聽到我預測不久將來美國各州均將陸續承認針灸醫師的合法地位時，都額手稱慶。又聽說我攜有兩百多張 Slide 一齊要求播放給他們觀賞。這時還驚動了一位同時

來華園吃飯的華文報的負責人，特地打電話到報社，派遣一位記者前來採訪新聞並拍攝照片刊在翌日的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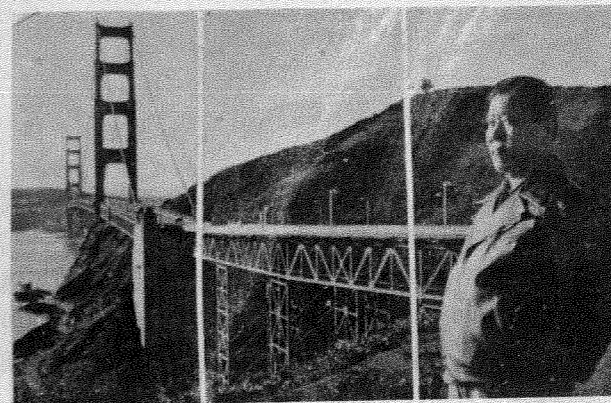
飯後在大雨中，全體校友一同驅車到 East 25 ST. 黃正雅局長的辦公室，播映 Slide，他們對金在駿助教和楊麗珠小姐的英語配音都大加讚許，當銀幕上現出中國醫藥學院的大門時，他們不禁的群起鼓掌，興奮不已，放映完畢他們都說這好像是又回到了母校，重上了老師的課一樣，接著又提出了許多有關針灸的問題，我都一一作答，望腕錶已十一時，在不忍分別的心情下，由曾森吉校友駕車送我回到旅社，今日一天的紐約之行使我的身體感到很累，但是心中也有着無比的愉快，將留下一個永遠不滅的回憶。

五、內華達應試記

余在 Wash D.C. 講學時，貴緣邂逅內華達州議員 Senator Lee Walker 及其友好三人來訪，當為其作診療之餘，相談始悉 Sen. Walker 即是內華達議會通過承認中醫醫師及針灸醫師在美執業法案的第一提案人。

緣有居住在 Las Vegas 的一位律師夫人，係菲律賓出生的華裔，患有神經性癱瘓，身體衰弱時常昏厥欲仆，1972 年夏到香港度假，曾就診於陸易公醫師，用針灸治療獲癒，自覺精神強盛逾恆，因此驚奇於中國針灸醫術之偉大，回 Las Vegas 後，逢人輒道並曾邀請陸易公醫師來美行醫，同時發動市民簽名要求政府承認中醫針灸執業，一時響應者十五萬餘人，簽名簿交由 Sen. Lee Walker 在州議會中提出，1973 年四月該法案獲致通過，承認中醫醫師及針灸醫師合法執業，但必須經過考試，1973 年 6 月由州長聘請美籍五人，華籍已取得美國 Citizenship 者五人成立 State Board of Chinese Medicine，並籌備舉辦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中醫師考試之創舉。

Sen. Walker 出示該項考試簡章並力邀余前往內華達參加考試，並願代為報名，該項考試規定：(一)報名資格必須持有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匪區)及日本、韓國之中醫執照，且行醫在三年以上者(二)中醫師分為四等級：①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② Herbal Medicine ③ Acupuncture ④ Acupuncture assistant (三)



報名費 100 元另調查費 300 元共計 400 元(四)考試科目：

① Basic medical sciences ② Herbalogy and chinese medicine ③ Acupuncture ④ English Oral。11 月 20 日余接到內華達州考試通知，將於 12 月 6、7、8 三天在 Las Vegas 考試，余遂於 12 月 3 日離開 Wash, D.C. 搭機前往，在 Los Angeles 停留一夜，4 日下午抵 Las Vegas 住友人 Mr. Beckmger 家中。6 日上午 8 時，Mrs. Beckmyer 駕車送我到 University of Nevada 報到，共計應考者凡 34 人，其中有韓國籍者 5 人，美國籍者 1 人，自台灣來者有三、四人，餘者多來自香港曾在美行醫多年。是日上午 Basic 包括生理學、解剖學、物理、化學、細菌學、病理學等，下午考 Chinese Medicine and Herbalogy 包括中藥本草、方劑學、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脈診、舌診、婦科、小兒科等。

7 日全天考試 Acupuncture，分上下午兩場，每場各 25 題共計 50 題，其內容包括營氣行、衛氣行、十二經、十五絡、十六鄰、經別經筋皮部、穴位、手法、診斷、治則、連內經之官針二十九法，難經之補母瀉子，大成之各家轉針補瀉，毗近新出之耳針以及用針消毒都包羅無遺，試題分中文英文兩種，准由應考人選擇其一作答。

8 日考試英語口試又分三場，第一場為 Conversation 由三位美國人主持，所問余者為姓名、年齡、國籍、住址、學歷、經歷、何年出生，行醫多少年等，幸余在 Wash. D.C. 時每週英語會話課中對該類問題已經學習，故能流利答覆，獲得 "Very good" 的好評，臨出門時再追問一句："Who is your English teacher?" 余順口答曰 "Washington Acupuncture Center Director Dr. Wensel" 彼等似乎對我來美僅兩個月學習英語的程度表示驚奇者。

第二場口試 Basic 由兩位華人主持，所問問題不難，像如何知道是傳染性肝炎？跌傷肩腫如何治療？病人患有梅毒如何治療等，但我的英語尚不能完全表達意思，故只得用半中半英式的回答，最後主試人令以一隻二寸半的針刺紙作用針方式的表演，我當即請示試刺穴？因各穴之刺針方式有別也，主試人曰 "Huantiao point" 余曰："This needle is too short" 迫余將二寸半針全部刺入，

主試人曰："fine"。

第三場口試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由三位華人主持，其一問傷寒論條文，其二問五個穴位，其三問經絡各問五題，如所需英語程度較深，故不能用英語作答者，可改用中文寫出。所問有關經絡的問題計有 ①偏頭痛夜劇如何治療？②手少陽經何以走手？足太陰經何以走足？③陰經井穴何以屬木？陽經井穴何以屬金？④肝炎應取何穴？⑤七年前跌傷背痛應如何取穴？

綜觀此次考試試題數量之多，包羅之廣，與我國考試院所舉辦之歷屆中醫師特考，有過之無不及，竊喜者所有針灸試題五十則除耳針部份外，皆未超出拙作「針灸科學」一書範圍之外，尤其針灸診斷與治則部份在所有針灸專書中唯以拙著獨有論到，余考各科，除英語口試勉能差強人意外，其他三科皆感相當滿意，故八日考試甫畢，在大學校園內我即驕傲地高舉雙臂，伸出了代表勝利的手指。

六、診所開幕

內華達州首次中醫師考試的結果遲至三月十三日始告宣布，翌日報刊出共錄取獲得執照的十二人，其中僅余一人為唯一的 T.C.M.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ctor) 另有三人為 Acupuncturists，八人為 acupuncture assistant。

三月十八日接獲政府發給之下 T.C.M.D. License，同時由地方人士協助籌組之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Center 亦獲政府 O.K. 報紙上稱為第一個中醫針灸診所成立，這不但是內華達州的第一個，而且是全美國的第一個中醫診所，因為在此以前雖然早已有不少華僑開設的中醫診所，但都非政府所承認合法的，又像 Wash. D.C. 以及其他各州近一年來也有許多針灸診所雨後春筍般地紛紛成立，但都必須在美國 M.D. 醫師監督之下才能使用針灸治療，而我主持的這個診所的特質是經政府承認合法發給了第一個診所執照，不需美國 M.D. 醫師監督，僅由我這個傳統中醫師用純中醫的診斷方式，並可以施用針灸和中藥來給病人治療，在中、美醫藥史上不能不

說是破天荒的第一個。當這個消息傳到國內時，有些不明瞭美國實際情況的人士，還不敢相信他們自己的耳朵，懷疑並非事實，咳，這也難怪他們，因為的確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啊！這就好像當我未出國門之前，由於不諳外國語文有些自卑心理，但在國外並不因此遭人歧視，反而備受洋人的尊敬和禮遇時，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一樣的心理。

自此以後，我的工作開始忙碌起來，在2200 Cheyenne Ave North Los Vegas 購置的房屋由我設計藍圖加工裝修，託人向香港台北購置應用的針灸器具，和艾絨百斤，並購妥大批順天堂的科學中藥乾粒劑，編擬診所內應用的掛號單、病歷表，在美國行醫應行注意事項，以及中西病名對照表等，又請到兩位台灣來的能說中英的護士小姐，先行訓練，擇吉開診。

診所的外面有廣大的停車場，內部的佈置曾經專家的設計，在寬敞的候診室內，擺設着舒適的沙發，配以中國式的桌椅，除有熱帶魚魚缸及大盆花木外，尚有中國仿雕刻的佛像，書有中國字畫的枱燈，襯以中國圖案的壁紙，總之既然診所名稱以Chinese開頭當然處處應以中華文物相標榜。

診療室內除必備之醫療儀器，消毒工具病床，衛生用具外，牆壁上高懸中華民國政府發給的中醫師證書，蔣總統的任命令，與內華達州的T.C.M.D. License 並列，六張病床每床各佔一小房間，每一小間也均懸掛帶有中華文化色彩的畫屏，計：①台北孔廟祭孔②故宮博物院國父坐像③民族舞蹈④平劇⑤國畫⑥舞龍燈。

自報紙刊出第一個針灸診所成立的消息後，每日均有病人打電話要求 Appointment，診所內部也已籌備大致就緒，遂於四月三日開診，第一天病人十一人，以後每日增多，到月底每天已有五、六十人，但是新病人來掛號必須換到一個月後才能輪到治療。

針灸在我國雖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但在美國普遍的被人知道有這種療法，尚屬近一、二年的事，然大多數的病人都對針灸所知甚少，因此我在每週星期三抽出一小時的時間，在診所內開一次 Meeting 任何人都可參加，先由我介紹有關針灸和中國醫藥的常識和特質，然後答覆聽眾的詢問，這種作風極受病家的歡迎，還驚動政府衛生官員，報紙雜誌的記者每次前來採訪並刊登在報紙上。

曾經有一位官員當眾問我“如此好的針灸醫術，何以到如今才傳到美國來？”我答道“大概是因為美國的醫師們太保守的緣故吧！”這本來是他們外國人常用以批評中國人的話，我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幽他們一默，惹得全場聽眾都報以會心的微笑。

五月二日下午三時補行正式開幕典禮，市長C.R. Bud

親臨剪綵，由 Senator Lee Walker 及衛生局長和我同持綵帶，市長用一把五呎長的大剪刀把綵帶剪斷，致詞畢，接着由我作針灸術表演，T.V及新聞記者訪問和拍攝影片，5時至9時香檳酒會，中外來賓三百餘人無不讚美診所 nice，和針灸的 Wonderful，一再要求再次表演並與我一同合影，當日下午六時及晚十一時的T.V已經播出，翌日各家報紙也都刊出他們視為一大新聞，稱為傳統的中國醫術傳到內華達州來了。

自此以後我每天的工作益形忙碌，拉雜寫出的北美紀遊，至此告一段落，日後聞見當再作續以饜讀者諸友。

附白

Chinese Medical and Acupuncture Center 是一個 INC 的組織，由於我是 director 的緣故，所以在情誼上我把它當作中國醫藥學院的一個海外衛星，照目前每天診治病人的人數看，它需要4至6位醫師，我主張一定要請中國醫藥學院的校友充任，因為只有中國醫藥學院的學生兼習中西醫學，尤其對針灸學受過正規的教育，但是因為在內華達州已經有了中醫針灸醫師合法執業的法案，對取締無照行醫亦嚴，即使 Assistant acupuncturist 亦必須經過考試及格，故盼望本學院的校友如果不嫌 Las Vegas 是一片沙漠中的賭城，而願來此工作者，盼及早準備參加考試，又聞美國其他各州對承認針灸合法事，亦將陸續開放，據我所想承認合法後亦必受 Nevada state 之後，舉辦針灸醫師考試，有備無患才能無往而不利。

我在此準備工作一年，在此一年內我計劃把診所中的病歷當作資料，加以統計分析和研究，庶能瞭解美國以何種疾病希望用針灸治療者較多，這些疾病是何原因？針灸對這些疾甚的治療效果如何均可獲知一個正確的概念，同時將在診所內附設一所 Institute，繼續我的針灸教育工作，為發揚中華固有醫術而努。又聞美國各大學醫學院及私人組織多對針灸深度研究，我將盡力蒐集他們的研究成果，為了吸收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得不努力進修英語文，因此我已向本學院鄭院長及陳董事長請了長假，與本學院的新舊同學道聲暫別，明年再見！

中國醫藥學院針灸科學教授

黃維三 謹識

(編者按：本文原稿甚長，有關「夏威夷之旅」「路過金山」「學開車記」之章節，本刊因限於篇幅，未能一一予以刊載，敬祈作者讀者諒察。)



也許是流浪，也許是駐足，就那樣的，攜著一身新奇和倦怠，跌跌撞撞地跨入這個門坎。於是那一千多個由風聲、雨點、笑語、淚珠串拾的日子，就匆匆簇擁而來，又簇擁而去了，細細捕捉，緩緩網織，在風中旋轉，飄揚、盪漾……。

依稀記得，剛來的時候，驚訝地發現覆滿青苔的護理大樓竟然也有著如許款款底風，黃昏校門的燈光暈濛濛地撒落一系列底古典，夏末最後的蟬鳴猶綴滿木麻黃底枝極，沈默的宿舍大廈以憾人心弦底姿態凝視著大地，這一切，都叫人如此悸動，如此嚮往，因此我常愛踴躍老教授的課，踩著砌磚的小徑蹣跚在冥想裏，或繞上圖書館側門蒼白的迴旋梯，陶醉在串悅耳的音符裏，更愛躺在那爬滿紫藤花架下，偷偷睡個懶覺，這果真有份叫人淒迷寞落去感受，彷彿我的確是個過客，為了享受片刻駐足的寧靜罷！

或許不該老擁有那份淒迷，第一個迎新晚會結束後，我的日子不再如此寧靜了，大學生活的曲調像首快節奏的交響曲，使我忙碌，使我奔波，使我喜悅，也使我淒楚，在生命的畫布上，我大筆抹著抹著，那段日子，幾是所能嚐試的，我都嚐了，但

只不過淺嚐二個春季，風鈴依舊在響，陽光依舊透過枝極，我卻捨著滿筐回憶，穿梭於醫院的長廊，有那股才剛認識就要分手的感覺，叫我不得不老是頻頻執手，依依回首啊！

當然啦！那屬於飄灑，跳躍，高亢的日子不再，換得是不屬於憂鬱的輕愁，和純屬生命的喟嘆，同時一再企圖於思想領域中尋求超自我的途徑，無疑地，在醫院內，有著心智更趨成熟的感覺。

漂泊了一整年，重臨校園之際亦是真正跨出的時候，今夜星子滿空，大樓的風依然款款，校門的燈依然暈濛濛，該又是屬於清純恬淡的美感才是，但這一事一物，竟如此熟稔而依稀，何況又早已失落了那份翹夢的閒情逸致了，不過我想青苔總會蒼老的，長髮的女孩總要離去的，而多少話欲語還休！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沈默，
沈默是今晚的

(徐志摩)